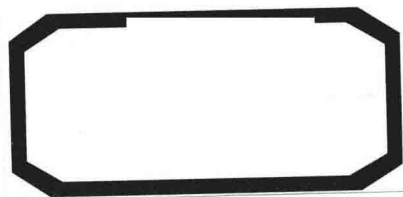




# 海港集

[英] 希莱尔·贝洛克 著  
倪庆旻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 海港集

---

[英] 希莱尔·贝洛克 著

倪庆旻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海港集 / (英) 希莱尔·贝洛克著 ; 倪庆饴译.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06-7133-7

I. ①海… II. ①希… ②倪… III. ①随笔-作品集  
-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71093号

责任编辑: 张 雪

装帧设计: 郭亚红

---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字数: 87 千字 插页: 2 页

印张: 5

版次: 2017 年5 月第1 版

印次: 2017 年5 月第1 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

## 目 录

谈提笔的乐趣 / 001

一个使人心情舒畅的地方 / 006

北方的海港 / 018

我知道的一位隐士 / 025

吃葱头的人 / 032

街头画家 / 038

谈小饭馆 / 043

说桥 / 051

谈贫穷 / 061

谈摆脱别人 / 066

论标签 / 072

论人不知去什么地方 / 078

谈广告 / 084

学术上的忌恨 / 091

谈演说 / 097

谈日记 / 104

论清通 / 111

谈翻译 / 121

重温狄更斯 / 142

翻山越岭 / 147

译后记 / 154

## 谈提笔的乐趣

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不怎么样和较小的乐趣中，我把提笔算作一种。

据说很多人在写作这一行为上只要动笔就感受到一种触摸得到的乐趣，比如词的选择和安排。这遭到许多人的否定。就我的情况而言，我会说在某些难得的情绪下那是千真万确的乐趣，但在大部分其他情绪下是完全谈不上的。不管怎么说，写作及其中的乐趣我暂且不谈，但提笔的乐趣则是另外一回事。

请注意这一行为意味着什么。你是单独一个人。即使房间里拥挤不堪（例如帕丁顿<sup>①</sup>的 G·W·R 饭店的吸烟室，就在前些天我在写《基督教世界统计摘要》时就感受到了这种热闹），你也非独处以便写作不可。你必须像筑起一堵墙似的，使你的头脑隔离。那时，你就是一个人了。这才是开始。

---

① 伦敦西北部的交通枢纽，十分热闹。

假如你考虑人要独处是何等困难，比方说爬山、入狱、出家，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各有古怪，在大城市把自己关在小阁楼里，此时此刻，仅仅通过联想，你就会明白，作者是单独一个人这一事实表明，提笔就不是最微不足道的快乐。

这一点就谈到这里。再说，你不仅是单独一个人，而且你还打算“创作”。

如果通常人们说“创作”，那是自我恭维。不是谁提笔就等于是创作了。我知道曾经有个人在一张纸上画马让大伙开心，他在马身上画了许多平行的条纹。他画了之后一位上了年纪的教士（当时在场）说：“你乐意画斑马呀。”教士一说这句话，那人便赌咒发誓，抗议他从未见过或听说过斑马。他说那形象完全出自他的头脑，他请老天爷作证，还有他的守护神，并且拿他灵魂打赌，他对斑马如同对未出生的婴儿一样毫无所知。可是问题出在这里。他未能说服任何人，因为整个英国挤满了熟悉斑马的人，这非常明显，教士赢了。

所有这一切当然扯远了，必须承认所谓的“创作”没有这回事<sup>①</sup>，但是不管怎么说，当你拿起笔来你就做了一件非常合意的事情：在你面前出现了一片远景。你将很快去培育一个胚芽：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我向你保证我不会称之为作品，但可能一位神通过你正在创作——起码你在佯装

---

① 作者把不是写（画）在纸上的东西统称为创作。

创作。不管怎么说,那具有原创的意味,你知道当你完成后你给人世增添了什么,而且难以破坏。为什么你要去白花时间和精力呢?若干白纸(价钱是一平方码一法寻<sup>①</sup>)(我没有把握用扭扭曲曲爬行的黑字把它们分散开来,搞得花样繁多是不是更愉快)——若干墨水,用以挥洒、干燥:单单用于这一目的。若干数量极小的翎羽——从笨鹅身上拔下来,没有别的任何用途,不过满足人的高尚需要。

说到这里你会高呼:“装模作样!矫揉造作!我怎么知道那个家伙用鹅毛笔写字?那是个最不可能的习惯!”<sup>②</sup>对此我回答你没有错。不过请少一点武断,多一点谦虚。我要坦诚地告诉你我正在用什么写字。我正用着一支华特门公司<sup>③</sup>出品的理想牌自来水笔。笔尖是纯金的,其纯度犹如《罗兰之歌》<sup>④</sup>中查理曼大帝的宝座。那个宝座(我简直无需告诉你)是由不少于一百二十匹骡子驮着翻过寒冷而危险的比利牛斯山的关隘而送到西班牙去的,整个西方世界都崇拜它,每逢它在高原的草地上停歇时,人人都在它面前哆嗦。因为查理曼大帝坐在上面,令人生畏,威风凛凛:王权的重负压着他,跨越两个世纪,他的眉毛由于正义和经历而变得平直,

---

① 一法寻等于四分之一便士。

② 中世纪人们用鹅毛笔写字,该习惯在作者时代已过时。

③ 当时英国的名牌文具公司。

④ 罗兰为法国中世纪传说中的英雄,《罗兰之歌》系叙述他英雄事迹的长篇叙事诗。查理曼为他的舅父。



他的胡子由于多而乱而被称为“胡子长刺的查理曼”。你读过他如何在黄昏伸出胳膊阻止夕阳西下直至他找到罗兰的遗体为止吗？没有？你准读过这些故事。

对了，钢笔是纯金的，一支书写流利的钢笔像一匹自觉的奔马或一艘轻快的小船。真的，它是一支这么棒的钢笔，提醒我正在写作的题目：提笔的乐趣。

上帝保佑你，钢笔！在我少年时，别人告诉我工作是光荣的、有用的、清白的、卫生的，有益健康，对人的心灵很有必要。我对他们毫不理会，如同他们告诉我公务员一般是廉洁的，猪能够飞。照我看他们只不过说人云亦云的蠢话。直到那时我也坚信不疑那些在学校告诉我这些话的人不过是宣讲一通枯燥乏味、随随便便的老生常谈。但如今我明白他们告诉我的这些话是对的。上帝保佑你钢笔，写字的钢笔，装模作样的钢笔，狂热的钢笔，可笑的钢笔，光彩夺目的钢笔。求你，小小的钢笔，别辜负我对你的爱，想想有朝一日我将使你变成何等高贵的东西，那时你将要安卧在一个玻璃盒内，每天都有一群旅游者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围着你瞻仰。正义的钢笔，义愤填膺的钢笔，高贵与光辉熠熠的钢笔。有朝一日我用你写一首不可等闲视之的诗——那是你我之间的一份契约。假如我自己写不出，我就抄别人的，但是你，钢笔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在你寿终正寝之前一定要写出一首好诗，如果仅仅同弥尔顿的《快乐的人》一样也好。

提笔的乐趣还有一点，不同于其他乐趣的。那就是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就有放笔的自由。爱情就不行。胜利就不行。荣誉就不行。

假如我从另一条思路开始，我本来可以称这篇东西为《放笔的乐趣》。但我从开始写它的地方起，一直写下去，刚好在它要结束的地方结束。

还有别的什么职业、学位论文，或智力活动等等，你能随意停止吗？桥牌就不行——你打下去为了决出胜负。演讲也是如此——要引起别人的反应。即便是交谈——你还得回答理解力不够的对方的种种问题。人生是如此，因为自杀是错误的。至于生命的自然结束，那更由不得你选择，相反，那是一切意外中最变幻莫测的。

但是钢笔只要你愿意就可放下。任何时刻：没有懊丧，没有挂虑，没有不光彩，你可以自由地做这件庄严的、具有决定性的事情（我正打算这么做）……放下它便完了。

## 一个使人心情舒畅的地方

我认识的一位熟人前些天来寻求我的同情……但首先要把他描述一下。

他是一个衣着细心但不利索的人，我不如称之为严肃有余，端整不足吧。他总是脸修得光光的，稀疏的头发剪得短短的。他从事文字工作，直白地说吧，是个文人。并且他有学术成就，是英国陶器制造方面的小权威。

他从来不是个非常优秀的诗作者，不是位地道的诗人，不过他的诗还是引人瞩目的，有两篇公开发表的作品受到政界上层人士的赞赏，至少有六七首诗私底下受到那个圈子内女士们的称赞。他的年龄已有五十四岁，还有，如果我说我的话没有泄露他的隐私，他有点失意。

他来看我，我说，是为了寻求同情。我正坐在书房内看着倾盆大雨落在我们那已经浇透而成涝害的土地里。落尽了叶子的树木（在我们这地方长得低矮而粗密），在像有幽灵移动似的死灰色天空背景下呆呆地站着。他走过来，小心

把伞撑开,不让水滴下来,放在石头地面的过道上——这个过道,确切地说有六百年历史了——脱下套鞋,请求我款待,还有(让我再三提起这一点)我的同情。

他说他急于想跟我说说全部过程。我非常愿意听,他的遭遇是这样的:

我的朋友(按他自己所说的)最近似乎发现他找到了一个使人心情非常舒畅的地方。

这个地方很高,位于一处可称为高原的地区。你走上一条大路,穿越一个又一个山间的峡谷,直到通过一道天然的岩石形成的大门,一片广袤的平原出现在你面前。远处由连绵的山峦最高峰所环抱的,是一条宽阔而壮美的、穿过这片高原的河流,你可以瞥见它的流域十分宽广,在它远方的河岸上,直对着石门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城市。

这个城市的城墙质地古旧,在外形上庄严可敬。在城内可以看到同样古老的值得尊重的建筑,但是也有我的朋友以前从未见过的现代的房屋,它们显然适合于这里阳光和煦、温暖宜人的气候以及居民闲适的习惯。他们的屋顶是平的,有些地方用凉棚覆盖,另外一些地方则有花砖装饰的阳台,这些屋顶常常布置成一个小花园的样子。

树木在城里很多,较低矮的房屋上露出树梢,而它们的绿荫轮廓线显示出街道的走向。

我的朋友沿着通向平原的大路走下去——随着坡度的

降低，它具有更加开阔更加壮观的特征——路上他遇到一位旅行者，这个人好像也是朝城市的方向走去。

旅行者有礼貌地用英语问他，他是否到那个城市去。我的朋友觉得他不能佯装有任何既定的计划，因此回答起来有点拘谨，不过周围的景色肯定是如此令人心旷神怡，这个城市的面貌是如此令人神往，他很愿意立刻访问这片令人产生好感的土地的首府而不想在它的边缘逗留。

“那么随我来吧。”旅行者说，“如果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冒昧地跟你认识，请接受我的款待。我有一幢不错的房子在城墙的一边，我在公民当中的身份是商人——我要高兴地说还是个殷实的商人。”

他说话不装模作样而且极为和善，我的朋友发现这么一个同伴高兴极了，他们作为旅伴从容自在地走了几英里。

这条大路现在到了处处铺着正方形板块的地段，非常光滑，表面上是用什么大理石之类的材料筑的。在路的两边各有一条用闪亮的石头修建的运河式的小溪，溪水非常澄清。时不时他们经过一座可爱的神祠或塑像，当地人用花环装饰它们。随着他们走近这座城，他们发现一座壮观的桥，我的朋友认为，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式样，有坚固的椭圆形桥拱，像这条路的全部剩下的地段一样，桥是用大理石建筑的，同时西边的栏杆是用短而对称的圆柱构造的，看起来特别赏心悦目，桥上有很多人来来往往，全都带着微

笑,热情、欢快而忙碌,显然彼此基本上都认识。他们相互点头招呼,交换信息。一句话,这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群体。

我朋友的同伴一路上曾和他谈到过许多事情,似乎既彬彬有礼又知识广博,在他俩进入市区时,同伴问他有没有特别爱吃的饮食。

“因为,每次我款待客人总要——”他用笑声打断,“我要高兴地说,这是经常有的事,我总要问他,真的,他最爱吃什么。这很重要!”

我的朋友用我们习惯的平常客套话答复:“我真是太高兴接受送到面前的东西”“我预料我受到的款待会充分保证满意”如此等等。但他的同伴不愿他婉言谢绝。

“不,不!”他说,“务必请您干脆说您最喜欢的东西!要是您知道安排是多么方便就好了!……走吧,这个地方我知道得比您清楚。”他带着微笑补充,“您对这个城市的特产不清楚,在我们离开这条街之前请您十分干脆地告诉我。”——因为现在他们是在一条有豪华富丽,设备完善的商店的街道上——“可以通过它们办到您要办的事情。”

我的朋友被如此坦率的表达以及他从不知道的心胸豁达的程度所感动,于是报以微笑说道:“好,告诉您实话吧,这样的酒饭是对我有吸引力的:首先来两打阿尔卡欣种的绿须牡蛎,深深的壳给打开,汁都要保留,每只都要仔细地弄干净,都要搁在捣碎的冰块上,摆在特制的盘子里端上

来,每只牡蛎要安放在供它用的小小的凹处,那都是设计好放置空壳的。”

他的主人严肃地点头,如同一个把对方说的话全部接受的人。

“接下来,”我的朋友用一种满腔热情的态度说,“是地道的优良的俄罗斯鱼子酱,凉的但没有冻结,这样再稍许放一点柠檬——这就至善尽美了。跟这一道,我想应该有一点巴尔沙克酒<sup>①</sup>喝,它可以冷藏到华氏 38 度左右。在这之后该有一道真正的肉汁清汤,我所说的肉汁清汤,是指长时间在罐子里慢慢地炖,适当地撇去汤上面的油,不仅加进常用的香草调味,而且要放一点胡萝卜或葱头,还要带一点龙蒿的香味。”

“对!”他的主人说,“对!”真心赞赏地点着头。

“接下来。”我的朋友在街头突然停下来,为的继续把他的菜单报下去,“我想应该有鸡蛋。”

“对!”他的主人再一次赞同地说,“我们要不要来——”

“不。”我的朋友急切地打断他,“让我说吧,煎荷包蛋,煎到恰好的程度。”

“这正是我要建议的。”他的高兴的招待者回答,“还有黑胡椒,我希望,用大小适当的木磨粉机磨成新鲜的颗粒,

---

① 法国南部巴尔沙克地方产的白葡萄酒。

大量撒在上面。”

“不错！不错！”我的朋友说，这时带着感情，“加上大粒结晶盐。”

一边说着他俩陷入一种心醉神迷的狂喜状态，我的朋友这时补充一句话而打断它：

“接着要来一点清淡的东西……最好是白酒炖糖腌火腿。然后我想，是菠菜，不是跟火腿一同上，而是后上。烧菠菜要完全不加调料。最后我们来一些叫作布里<sup>①</sup>的干酪作为结束。至于酒，在吃后来的那几道菜时我们喝欣伦的酒——欣伦格里尔。”他狡狴地补充说，“人称之为‘假素酒’，因为它看起来淡，喝起来醇。”

“好，妙极了！”他的主人说，同时拍着手，还加上一个结束的手势。“在这大量酒菜之后您还要有咖啡。”

“没错，咖啡要一边吃菜时一边烤，在冲之前临时磨碎，至于甜露酒嘛……”

我的朋友突然产生一点怀疑，他说：“我不敢要求那种叫‘阿克布斯’的甜露酒。我以前只尝过一次。四年前一位修士在圣诞节前夜给过我，我想它没有名气。”

“啊，要千方百计搞到！”他的主人说，“噢，在本地我们知道它并且喜爱它，如同它是家庭成员一样。”

---

① 原产法国北部布里的一种干酪。



我的朋友听到这样的事情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还根本没有提到雪茄烟。但使他惊讶的是主人拿左手放到他的肩上，直对着他的脸说：“要不要我提醒你来几支雪茄？”

“我坦白那正是我想的。”朋友说。

“对了。”主人脸上带着快乐的表情说，“本市有一种雪茄，气味芬芳，颜色乌黑，不辣舌头，比别的烟草要更令人满意。要是您吸它真理想。”

“噢。”朋友谦虚地说，“那敢情非常之好，让我们提出这些雪茄来圆满结束我们小小的筵席好了。”

“小小的筵席，一点不错！”主人说，“那不过是一顿非常粗淡的饭。不管怎么说，我高兴您列出了一份您乐于品尝的菜单。等我们有了进一步的相互了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安排真正满意的盛宴了，但不妨说这对我们开头的午餐一定很不错了。”他开心地笑着。

“不过我是不是已给您造成很大的麻烦？”我的朋友说。

“您会很容易就看到多么方便。”他的同伴说。“因为在本市您只要吩咐，一切就可迅速如意地办到。”

一边说着话，他转身走进一个小小的办公楼，里面一名办事员马上记下他的指示。他转身出来：“现在，让我们回家吧。”

他们一路走下去，走到两条排列着私人宅邸和公共会